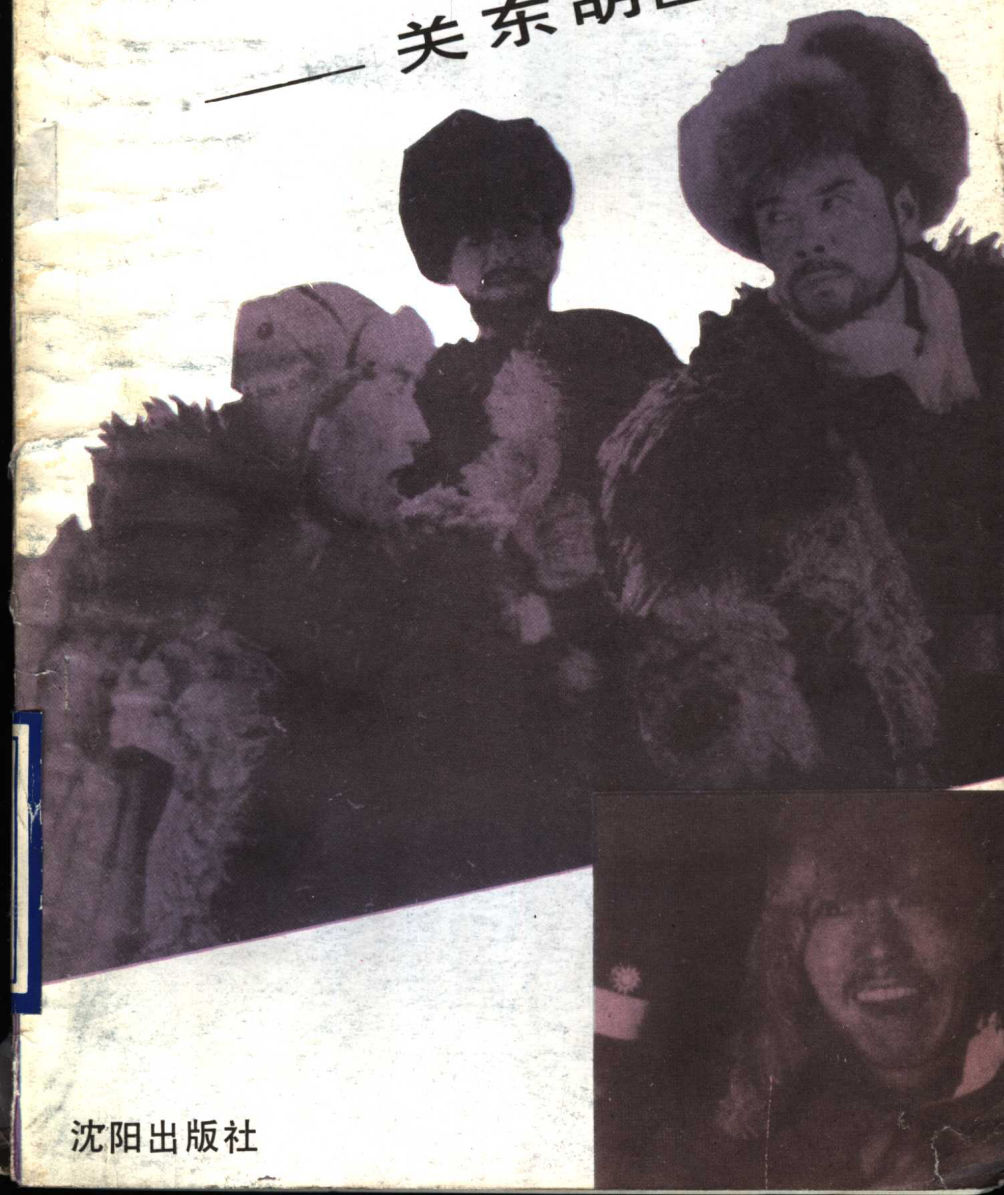


天王盖地虎

关东胡匪纪实



沈阳出版社

天王盖地虎

——关东胡匪纪实

谭红军 著

沈阳出版社

1993年·沈阳

辽新登字 12 号

天王盖地虎

——关东胡匪纪实

谭红军 著

责任编辑:田雪峰

封面设计:王笠君

沈阳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 13 纬路 19 号) 吉林省税务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印张:10.25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10000

ISBN 7-80556-935-5/I·233 定价:5.9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我国第一部把隐秘的胡匪世界暴露在世人面前的记实文学作品。

这里揭示的是一个游离于人类社会之外而又硬性地挤入人们生活之中的特殊的行业。

作者所用的各种材料都是真实的！

这是一幅色彩浓郁的关东胡匪风貌图。

善良青年张乐山为什么会变成名贯中国的匪界第一名人座山雕？其貌不扬、一心学文的傅殿臣为什么被人们称为贼星下凡，成为吉南八县胡子的总瓢把子？俏丽温柔的良家少女张淑贞和王桂珍为什么竟变成了凶残、淫乱的女匪巨象驼龙和一枝花？暴戾、嗜杀的“北山好”为什么会死在日租界的妓女手里？“全胜”为什么会成为令人景仰的绿林豪杰？……

起响挂柱的艰难、拔香头子的凶险、内部组织的严密、缺乏性生活的变态心理、缙规缙俗的峻厉、卡大线、绑花票、砸红窖给人们带来的惨痛、仇杀和火并的恐怖、可怜的光腚胡子、可笑的迷信与忌讳、内容繁杂的黑话、礼节和切口，近于疯狂的嗜酒、迷失了人性的娱乐和文化心理……

因匪患而变得黑暗和混沌的关东，“昼不敢远行、夜不能成眠，有钱有物担忧，有儿有女发愁。”“有钱的怕抢，有姑娘的怕绑，走路怕劫，出门怕攘。”你想知道它的凶险并

对它的历史有进一步的了解吗！

本书作者掀开了厚重的历史帷幕，在一个个或令人愤然发指、或令人扼腕叹息、或令人毛骨悚然、或令人心灵震颤，真实得像刚刚发生在你身边的记实故事里，你会清楚地看到什么是——关东胡子。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部 你从哪里来	9
第 一 章 张乐山受诬良变恶 “座山雕”飞上威虎山	11
第 二 章 杀人放火计取高官 机关算尽“全胜”丧命	22
第 三 章 老“殿臣”受惑食色性 “北山好”亡命脂粉城	29
第 四 章 棒子手桥畔砸亲爹 暗胡子杀人不眨眼	35
第 五 章 吴俊升不愧胡大帅 兵胡子劫掠双山屯	45
第 六 章 俏“驼龙”嫁匪成悍匪 “一枝花”邪恶终凋零	53
第二部 黑幕秘闻录	67
第 七 章 拉林河暗夜起贼络 凶“占九”揭帜树恶名	68

第八章	张宗昌舍生死“挂柱” “占山河”失脚被“过堂”	77
第九章	拔香头子怒目相向 言语不合血肉横飞	85
第十章	胆大妄为处事诡诈 心硬如铁强横喜杀	90
第十一章	牧马人教“第二汉语” 神秘客著“春典”黑话	105
第十二章	张志平报号“滚地雷” 众胡子渴望“知名度”	117
第十三章	胡子有本新“百家姓” 询问姓氏甩蔓盘根	126
第十四章	刘单子惩戒执山规 滚油中浸入生殖器	133
第三部	我就是胡子	144
第十五章	两次行旅四次遭劫 离家廿载望断乡路	146
第十六章	砸红窑西边好失风 设巧计张家院落旗	160
第十七章	三个“秧子”滴血垂泪 胡子绑票费尽周折	171

第十八章	被勒捐孙中山“递片” 遭监禁众村民无路	195
第十九章	老“双胜”杀子镇胡匪 二道河故老谈英名	203
第二十章	下沟胡匪暗夜仇杀 南侠设计砸死北海	216
第四部	人性的变种	231
第二十一章	大霞被绑失身匪众 随军妓女白龙隐踪	233
第二十二章	众胡匪迷信小金佛 谢文东被擒荒野庙	252
第二十三章	胡匪隐密礼节庞杂 “铁雷”游刃风度翩翩	273
第二十四章	密林深处以酒设伏 握手言欢靠醉降敌	294
第二十五章	张大帅贪听大鼓词 江湖人取悦“老宁安”	310
后 记	324

引子

1930年4月清明这一天，吉林扶余县卸甲屯的粮户王家收到了松花江对岸胡子送来的“海叶子”。

“海叶子”就是信，这是胡子的黑话。

“海叶子”上写得明明白白：10天内将大洋500元、匣枪一支、子弹200粒送到江那边的“双山”（胡子的报号）绺子（胡子匪帮），逾期不交，就砸王家这个“响窑”（有枪护卫的院落）。

王家上下20多口人、雇伙计9人，大院四角都有炮台，家中有快枪5只。接到胡子的信后，全家人核计了一下，没有理会，只是加强了戒备。

7月末，一个阴雨天的夜晚，夜幕和雨帘遮住了人们的视线，淅沥的雨声有节奏地响

着。一阵幽怨、呜咽的萧声从王家大院西北角的炮台里传出。更使这清冷、寂静的乡村夜晚充满了一种宁静、安全的氛围。

午夜时分，乌云更浓，细密的夏雨不停地下着。王家东炮台外的灯因为缺油开始暗淡下来，后墙根处一片昏暗。这时，距王家大院几十米处的苧麻地里突然钻出十多条黑影，箭一般地扑到后墙下，一袋烟功夫，半米多厚的土墙被挖开个大洞。十多个神色暴戾的彪形大汉幽灵一般鱼贯而入，兵分四路，直扑炮台和前院。

西北炮台里，值更的老四王国清正在品箫，他眯着眼睛，沉浸在清幽的箫声之中。只听“哐当”一声，身后的炮台门被踹开。“别动！”一只冰凉的枪管杵得他的脑袋几乎贴到了地上，身边的大盖枪也被一只大手猛地拽了过去。王国清使劲把头扭了过来，看到的是一张被凶狠扭曲了的满是胡须的脸。

与此同时，正在东北炮台里摆弄小牌（纸牌）的王国清的三叔王洪钧也遭到了同样的袭击，纸牌散了一地，一只连珠枪也端到了夜袭者的手里。

箫声停了，夜空里充斥的是紧张和残暴。

“汪、汪、汪”，前院四条大狗拼命地扑咬着，攻击前院的胡子被阻在了上屋房山两

头。

“他妈的，上亮子，上亮子（点灯），快把门开开！把房子给他海着，海着（点着）！”胡子们用黑话旁若无人地斥骂、狂叫着。

“扑通”一声，从西屋窗户冷丁跳出个人来，手拎匣枪，斜披子弹带，光着腚飞奔向西南炮台。这是王洪钧的弟弟王洪勋。这天晚上轮到他在西南炮台值更。夜半时分，他溜回屋里和新婚的媳妇温存去了，没想到这当口胡子打了进来。

黑暗中一个胡子甩手“咣咣”两枪，枪法贼准，正中王洪勋的脑袋。王洪勋一股急劲跑上炮台，朝天搂了一梭子，手抱脑袋，赤裸着身子踏入了鬼门关。

东屋里大当家的“王大那是”（外号，口语好说那是那是）王洪铎睡梦里被狗叫惊醒，听到院子里充满了骂声、枪声、惨叫声，吓得身上哆嗦开了，手里攥着一支撸子枪，子弹却怎么也推不上膛。正在这时，两个胡子闯进屋里，一看他拿着枪站在炕上，抬手就是一枪。可怜王洪铎，攥着一只没顶上子弹的手枪，横尸血泊之中。

一眨眼的功夫，院内成了胡子的天下。守护东南炮台的少老大王国祥一听院内枪响乱营，也不知道进来了多少胡子，吓得背着套

筒枪，从炮台上溜到院外，一枪没放，落荒而逃。

不一会，大院的门打开了，王洪钧和王国清被五花大绑在马上，胡子们押着两个秧子（人票），牵着5匹好马，扛着抢来的3棵快枪（胡子不知东南炮台上的王洪勋已死，没敢上去，剩下棵匣子枪），迅速得象机灵的田鼠一样，消失在仍旧那样黑暗的雨夜之中。

又过了好一会儿，王家大院内才响起了被劫掠者那令人毛骨耸然的惨痛哭叫声。

3天后，一封“海叶子”飞到了王家大院。王洪钧叔侄二人的赎价是：4棵枪、400粒子弹、1000块现大洋，放限7天。

第8天，又一封“海叶子”和王洪钧的一只耳朵被送到了王家。海叶子上写着，再过3天不送到所要钱财，就把他爷俩剩下的3只耳朵都割下来。如再拖延7天，就要“扯秧子”（撕票，胡子把绑来的人票叫秧子）。只吓得王家的孤儿寡母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终日哭天喊地，当物卖地，倾家荡产，总算在期限内凑齐了钱、枪，赎回了爷俩。

这就是胡子——一个几十年间令关东人谈虎色变的行业，一个原本是由“人之初、性本善”的生灵所构成的社会群落。

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关东大地上，许多

关东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走进了胡子的行列。他们或为了享乐、或为了生存，选择了这种以打家劫舍为生的生活方式。而作为他们破坏社会秩序的直接承受者，便是那些以善良、勤劳著称的关东民众。几十年内，遍布关东的胡子在白山、黑水、东北平原上留下了一个个带有明显标记的足迹。王家的惨祸只不过是这匪祸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

自晚清起，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战乱连年，反动官府的黑暗腐败、水旱虫灾，散兵溃勇，这些天灾人祸杂揉在一起，硬是在丰饶秀美、民风淳朴的关东挤兑出了个胡子——这一特殊行业。昨天敦厚质朴的关东民众摇身一变，竟变成了青面獠牙、残暴嗜杀的胡子。几十年间，自山海关逶迤而来，直至长白山脉、大兴安岭，胡子的脚步声响遍了关东大地。山林中有匪，平原上有匪，江河里有匪，闹市区里也有匪。

如果翻开民国七年至民国二十年那残破不全的档案时，人们会惊讶地看到，在仅仅13年的时间里，仅在拥有82647人的临江县（今吉林省浑江市）内上报到奉天省至今有案可查的胡匪案例竟多达数千个，简直是匪患丛生。

关东民间有一个瘸子劫道的“瞎话”。说

有一个胡子，是个瘸子，他劫道时，不是猫起来伺机偷袭，而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路中间，看有人过来，他便大喝一声“把东西给我放下！”来人看他坐在那里，转身就跑。他便作势起身，继续喝道：“还不快放下，你别看我现在坐着，等我站起来你就完了！”行人被他唬住了，乖乖地把财物放下了。连瘸子都能成为胡子的成员，胡匪之多由此可见一斑。这就使打家劫舍，砸窑绑票在那时成了家常便饭。老百姓畏之如虎，昼不敢远行，夜不能成眠，有钱有物担忧，有儿有女发愁。

1934年，将近旧历年的一天夜晚，东边道汤河镇响起了杂乱的枪声，第二天才知道，一张姓居民家5岁的男孩在被窝里光溜溜地被胡子抢走了，张家人发了疯地要赎回孩子，钱都准备好了才知道，这股胡子还没走到镇西边的水洞沟，孩子就冻硬了。这消息一被证实，孩子的妈妈和奶奶顿时一疯一傻。

民国十三年，吉林双阳县蚂蚁河子老魏家姑娘让胡子给绑了“花票”（女票）。这就剩老两口，没钱没物没人帮，只好挑线（卖血），攒钱赎人。老太太卖血过多，没几天就死了。过了一个多月，叫胡子糟踏够了的姑娘脚步踉跄地回到了屯子，只见她鸠首灰面，快没人形了，回家没几天就跳了河。老

头一看3口人只剩下他自己了，也上了吊，好好一户农家就这么全完了。

30年代，奉天（今沈阳）说评书的有这么个段子：一天夜里，有4个人先后搭上辆马车。天亮了，4个人你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原来这4个人，3个各没一只耳朵，一个两耳皆无。听到笑声，“掌包的”（关东土语，车老板）把头扭了过来，吓得大家伙谁也不敢笑了。只见这掌包的没鼻子，嘴上边就俩黑窟窿。5个人一细唠，才知道这都是胡子的杰作。

有时连话也不敢说。民国十六年，长白山临江县红土崖五道峡有个10多岁的小牛信。晚上临睡觉前，东家对他说：“睡觉时精神点，要不，让胡子逮去可没好儿。”小牛信扬高声说了句笑话：“胡子来能咋的，他们还能把我的××咬去！”没想到这话还真让胡子听到了。第二天一早，小牛信不见了。东家和邻里到处找，最后在离村很远的一条干沟里找到了小牛信的尸体，小便真让胡子割去了。

“兵荒马乱、妻离子散；遍地胡匪、百姓遭难”这些民间谣谚，便是当时关东社会的真实写照。

胡子绝大多数是由原本善良、勤劳的关

东民众衍化出来的一个隐密、粗野、残暴的行业。

这是不言而喻，人人皆知的。

然而胡子的起源、活动、内部组织、心态是绝大多数现今活着的人所不熟悉的。

这是罩在胡子这个已经消失了的行业上的一层厚厚的黑幕。

本书在大量真实材料的基础上，试图揭开这黑幕的一角。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第一部

你从哪里来

胡子从哪里来？

明末，辽东守军毛文龙部被清军击溃，溃兵散入辽东，有人说，这是关东胡子的第一代。

关东还有个关于胡子起源的“瞎话”。

从前，有个老太太有 18 个儿子，长大后一齐出外谋生去了。过了一年，18 个儿子都回来了。他们试着干了很多行业，都干不下去。他们说：“穷的穷、富的富，那一行都干不下去。”

“那你们想干点什么？”母亲问。

“只有一个行业没有，那就是缺个杀富济贫的行业，我们就干这个吧！”儿子们说。

母亲仔细一想：“那你们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是我的儿子了吗？”

儿子们说：“不要紧，我们去杀富济贫时，用纸条在脸上贴一些胡子，人家就认不出来了。”

母亲想了想，欣然同意了。